

惊心 的一夜

JINGXIN
DE YI YE

1979—1984年

全国新故事选

中原农民出版社



惊心 的 一夜

1979—1984年
全国新故事选

惊心的一夜

责任编辑 王国全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6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册

统一书号10394·5 定价2.30元

目 录

草药寄深情·····	张功升 (3)
惊心的一夜·····	张功升 (9)
如此恋爱·····	肖士大 (14)
挖出来的故事·····	肖士大孙家友 (18)
姑娘送糖·····	金洪汉 (28)
会做媒的自行车·····	吴文昶等 (32)
失物招领·····	吴文昶 (38)
“财神菩萨”钻衣橱·····	吴文昶 (40)
三百元的故事·····	吴 伦 (48)
合家欢·····	吴 伦 (56)
彩蝶·····	陈希元 (65)
奇怪的姻缘·····	陈希元 (75)
王奶奶的枕头·····	周 竞 (83)
“鬼”讨债·····	黄宣林 (89)
一百个称心·····	周学忠 (98)
母亲的故事·····	文 武 (103)
第三个条件·····	马 冰 (107)
中百公司手帕柜台·····	魏 钧 (113)

米兰的教训·····	王 玲(116)
奇异的约会·····	盛伯勋章金方(121)
“贾博士”打针·····	旭 林(128)
九枚硬币·····	沈明祥(131)
半夜奇案·····	张德亮(139)
四七廿四·····	胡琼玲(142)
风月亭传奇·····	陈惠芳(150)
电视机与“原子弹”·····	阿 民(156)
捡包袱·····	虫 耳(160)
恐怖的脚步声·····	陶文进(163)
挨巴掌·····	李程远(172)
中秋月儿圆·····	章慧敏(180)
摆渡口的香烟摊·····	卓愚方敏(189)
李鸿章参加奥运会·····	王建福(197)
小保管巧难老经理·····	吴炎秋(208)
两张存单·····	谢平安(212)
假信真情·····	耕 耘(218)
梅花包招财惹祸·····	刘样英(226)
书记盖房·····	冯峰鸣韩钟亮(237)
金凤赎婆婆·····	王岳松欧阳合(242)
车祸之后·····	李世栋金洪汉(254)
阿半哥巧遇剃头妹·····	曹志天(261)
土瓦罐案件·····	姚炳森(265)
瞎眼新娘·····	叶运昌(269)
看“风水”·····	杨山林(277)
借妻赴宴·····	彭 阁(283)

吃一刀·····	赵和松(291)
开玩笑的悲剧·····	周天慧(298)
邮包里的爱情·····	吴承泽(304)
关在门外的新娘·····	楼黎明(312)
八鸡宴·····	丁顺锡(320)
两亲家上吊·····	张道余胡林森(325)
打野猪·····	柯小玲(336)
古墓幽灵·····	周宝光(338)
笑一笑·····	张宇清(347)
“妻管严”翻身·····	于秀芬(356)
“上海钢珠”和“外国气筒”·····	吴庆安(360)
皇冠梦·····	黄意华(367)
一点七·····	秦天寿(372)
边境路上·····	李社金(384)
红豆草·····	田辛野(392)
半小时夫妻·····	李缠学(399)
奇怪的乘客·····	金曾豪金曾亮(404)



〔作者简介〕张功升，著名的工人业余故事员。1961年当工人时，开始业余创作并讲说革命故事。二十四年来，他先后讲过三百多个故事，两千多场，听众达二十万人次。他的故事作品，大多是自编自讲；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性强，时代气息浓厚，形象生动感人，富有艺术魅力，能使人在欢笑中受到启发、教育，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因此，他讲的故事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人们赞美地称他为“故事大王”。

张功升同志受到群众的爱戴，也受到党和国家的褒扬。1965年他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作者座谈会上说：“四川出了个新‘刘三姐’，一路唱到北京城；辽宁出了个张功升，一路讲到北京城，我们为这些

可贵的新人新事鼓掌叫好！”他勉励张功升同志：“你要讲下去，一直讲到共产主义。”1984年4月，辽宁省总工会授予张功升同志优秀工会工作者光荣称号，水利电力部、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张功升特等劳动模范和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的称号，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国总工会作出了《关于向优秀的工会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张功升同志学习的决定》。

张功升同志现任辽宁发电厂的助理工程师、工会副主席，并兼任抚顺市职工业余故事团团长，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故事学会副会长。

草药寄深情

辽宁 张功升

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日本访华演出团的演员们，正在加紧排练一出新戏。戏排到了第四场，可是扮演女主人公的演员怎么也不进戏，尽管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次给她说戏，也无济于事。导演发火了，“啪”地一声把剧本摔到了地上：“你是怎么搞的？”周围的人也直替她着急：“是啊，她这是怎么啦？”就在这时候，一声“导演先生，能允许我打搅几分钟吗”的话打破了沉寂的空气。大家回头看去，只见紧靠门口的座位上站起一位长者，他闪动着一对明亮和慈善的眼睛。“啊，是周恩来总理先生！”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是啥时候来的呢？原来周总理刚开完会，听说日本访华演出团已经到达北京，没顾上休息就赶来看望大家。他来到这里，看到演员们正在排练，说啥也不肯让团长惊动大家，便轻手轻脚地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津津有味地看着演员们排戏。那个女演员不能进戏，导演一发火，周总理也坐不住了。这时，周总理招着手走过来，亲切地说：“大家一路辛苦，快请坐。我们都是老朋友嘛，不要客气。”他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大家下飞

机不休息，就投入了排练，这是对艺术认真的态度。我要让中国的演员们，向你们学习。”

周总理还走到那位女演员面前，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记错，你叫樱田春子。五年前，你们剧团来北京演出《雷雨》，你扮演的是四凤，演得很感人嘛！”说着转过身对导演说：“春子这次不能进戏，恐怕不是演技问题吧！她可能有什么心事，能让她说说吗？”导演恭敬地点点头，说了声：“哈伊”。周总理见春子有些拘束，就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我们是老朋友嘛，不要紧张，有什么事慢慢说。”

春子哭了。原来，春子和她扮演的剧中人一样，得了不孕症，结婚五年不生孩子。请遍了日本各地的名医都没有治好，后来婆婆带她去求神问卜，更是白搭。按剧情的发展，剧中人治好了不孕症，怀了孕，应当转忧为喜。可春子因为心里压上这么一块石头，怎么也喜不出来。

周总理听完春子的叙述，说道：“噢，是这样！你的病在日本看不好，可以到中国来看嘛！”随后，他对秘书说：“小杨同志，请你明天带春子去北京中医学院，请李老给她看看，吃一点中药。告诉宾馆的服务员，按时为春子煎药。”

春子一听周总理为她请大夫，忙擦干眼泪，站起来给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谢谢总理先生！”

周总理忙把她扶起来：“是亲戚嘛，不要谢。”

接着，周总理又问起春子的家庭情况，得知春子的公公是东京一家大商号的总经理，叫江上豪一，就说：“噢，江上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老先生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了吧！”

“是。”

“江上先生身体还好吗？”

“还好。”

“请你回国以后，转达我对江上先生的问候，祝他身体健康。请他有机会到中国来看一看，旧地重游嘛。”

春子连连点头表示感谢。

周总理没再问下去，临走时又嘱咐春子：“回国以后，如果还需要中药，可以写信给李老。要是生了娃娃，别忘了带他到北京来我家作客，我要抱一抱小宝贝！”

春子在演出期间，经过李老和几位中医专家会诊，服了三付中草药，又带了几付药返回了东京。

春子到家把这件事和婆婆一说，老太太挺受感动，说：“周总理先生，真是大慈大悲呀！”她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头子江上豪一。谁知江上老大的不高兴，用鼻子哼了一声，并说道：“他们演出团这伙人，竟干些讨好人家的事。你去把春子带来的汉药给我扔了！”

江上干嘛发火呢？原来，他是行伍出身，早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派他到中国东北，因为杀人有功，逐步晋升为少将师团长。一九四五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一九四九年被转送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十多年教育改造之后，被特赦回国。跟他同所的人，大都改过自新，只有他还抱着葫芦脑瓜儿，不开窍。

话又说回来，江上毕竟是盼孙子心切，过了些日子，他向夫人问起春子服药的情况。老太太只是摇头。这回他可有把柄了：“怎么样，我早就说过汉药不管用嘛！日本、香港、台湾的汉医都没治好春子的病，北京汉医的药又能高明到哪儿去呢？”他告诉夫人，先带春子去找他的老友铃木大夫治疗，以后再做打算。正在这功夫，佣人从邮局取回了一个邮包，递给江上。江上接过来瞅了一眼，放进了保险柜。老太太往柜里瞅了一眼，问：“什

么东西？”江上回道：“噢，是香港寄来的普洱茶。”说着，“啪”地一声关上柜门，上了锁，外出办事去了。

过了两天，铃木大夫来找江上，张口就朝他要汉药。他回答说：“汉药？春子从北京带回来的药，不是不管用吗！”

“不，我要的是最近从北京寄来的。”

江上摇摇头：“不知道。”

铃木一指保险柜：“就在那里藏着呢！”铃木一语道破，江上只好承认，可就是不往外拿。

铃木怎么知道北京寄来了汉药呢？原来那天，江上夫人一眼就认出了老头子谎称普洱茶的邮包，正是春子写信给李老以后，李老寄来的中药。江上夫人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铃木，铃木为这件事一连来了两趟，好话说了一大箩也没管用。

这天，铃木又一瘸一拐地来了。江上有点不耐烦了：“铃木兄，如果还是为汉药的事，我不跟你谈，请便吧！”

“不说汉药，我要问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铃木指着自己的一条瘸腿说：“你知道它是怎么瘸的吧？”

“中国人打的。”

“不，是你打的！”

“我打的？”江上心里好纳闷儿：“你曾是我部下的军医，在一次作战中，抢救伤兵负的伤，看在老友的面子上，我允许你退役回国，怎么今天反倒咬我一口？”他不由得追问了一句：

“此话怎讲？”

“我是个军医，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在中国，我瞅着你和你的部下，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我治好了多少受伤的日本兵，可他们照样去杀人，我的心都要碎了！你还记得发生在抚顺

的平顶山惨案吗？你因为找不到那一带抗日游击队的行踪，竟下令把山下的老百姓全都抓到山上，几挺机枪一起开火，三千多男女老少全遭杀害。没死的，就用刺刀捅，可怜妇女怀里的婴儿，也被挑在刺刀尖上……就在那次大扫荡中，我趁人不备，照自己腿上开了一枪。”

江上猛然一惊：“你……”

“对，这一枪是我打的，可却是你逼着我打的。你让部队杀害了那么多中国的老百姓，可人家不记前仇，堂堂一国的总理，竟关心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妇女……就算你铁石心肠也该……”

“不要说了，铃木兄，我已经决定，过些日子去英国开设分店，那时，我将带春子去看病，如果不见效，回来再服汉药也不晚。”

铃木生气了，“啪”地把门一拉，走了。

老太太上前对江上说：“上次英国的约翰森博士来东京讲学，你请他给春子看过病，不是不管用吗？”可江上决心已定，不容分说。

事不凑巧，就在江上要出国的前几天，春子病了。医生诊断是眩晕症，春子住进了医院。江上只好退了飞机票。等了好几天，春子病也不见好，没办法，只好把春子的事托付给铃木大夫，独自出国去了。

江上在国外为开设分店的事，周旋了一年多之后，才乘飞机回到东京。一下飞机，当他全家和铃木大夫迎上来时，他一眼就瞧见夫人怀里抱着个婴儿。夫人说：“快让爷爷看看刚过百日的胖孙子吧！”江上乐懵了，接过孙子，左端详，右端详，看个没够。

“铃木兄，有你的！妙手回春哪！”江上兴奋地说。

铃木一摆手：“不！你应该感谢仁至义尽的周恩来先生啊！”

是他让李老对症下药，才使你当上了爷爷。”

江上这才知道，让春子装病住院，同时在江上出国前设法从保险柜取出汉药的主意是铃木出的。江上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小孙子，你可是中国人给的呀！”

从此，江上有一桩心事，就是想抱着孙子，带领全家去北京见周总理。但因种种缘故没能成行，直到孙子十岁那年，他终于盼来了访华的签证。临行那天，铃木和许多亲朋好友在海港摆宴为江上送行……

江上举起酒杯：“我建议，这杯酒应祭奠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下的中国亡灵。”江上把酒杯高举过头，然后弯下身子，轻轻地洒在地上。他又为大家斟满第二杯酒：“我江上后继有人，首先感谢周恩来总理先生。我建议，为他的健康长寿，干杯！”就在这时，江上的司机，手捧一张当天的报纸打外面走进来：“江上先生……”说着递过报纸。江上刚看一眼，就觉得眼前发黑，两手发颤，报纸掉在了地上，他身子一歪，差点摔倒，被大家扶住。春子过来捡起报纸，只见上面印着周总理的遗像。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春子失声痛哭起来。

江上慢慢醒过来，一步一步地走出餐厅。大家跟着他来到海边。江上面对中国的方向，“扑通”跪下，老泪纵横地说：“周总理呀！周总理！我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可你没让我这个战争罪犯断子绝孙啊！”

春子早已泣不成声，她向大海呼唤着：“周总理呀！周总理！您不是说等我生了孩子，再到北京去作客吗？孩子长大了，您却走了！周总理，周总理！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呀！……”

惊 心 的 一 夜

辽宁 张功升

电厂材料科的大老王，本来是个跑材料的，可是就怕出差，特别是一提去上海，他就心惊肉跳地晃脑袋，认可上内蒙古钻蒙古包，也不愿去上海住大楼。这不，眼下就有一项紧急任务，非他去上海解决不可。可是科长已经跟他谈了三天了，他还没松口，宁可这个月的奖金不要了，也不去。为什么别人一听说去上海，恨不得借两条腿往那儿跑，而大老王偏偏这么打怵呢？是他去够了吗？不是，五十来岁了，就去过一次，还就一宿，连外滩黄浦江都没看见。是他嫌上海不热闹？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原来他害怕！怕什么呢？怕丢钱！一九七四年，他去上海出差。没走之前，就有不少人劝他到那儿要多加小心，上海人多手杂，小偷特别“高级”。果然，他到上海刚住上旅馆还没等办事，连公款带别人求他买东西的一千五百块钱，就叫人家给掏了，害得他背着黑锅不说，一家老小省吃俭用挺了五年，才把这笔欠帐还完。从那以后，就做下了一个毛病，一听说去上海就心惊肉跳，头发根子一竖一竖地发毛，真吓屁了。但是，这次任务，领导再也无法照顾他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去。大老王一看实在推不

掉，只好硬着头皮再去一趟。

大老王来到上海北站，已经是半夜了。还算走运，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一个床位。登完记，拿着卡片上二楼交给一位女服务员。这位女服务员正在打瞌睡，迷迷糊糊的，接过卡片也不爱动弹，随手往走廊东头一指说：“自己去吧，第三个门。”

大老王走过去悄悄地推开门，门刚打开，就听见“扑腾”一声，吓得大老王往后一退。原来冲着门的床上，睡着一个人，这人听见门响，“腾”地一下就坐了起来，大老王一看，这人要站起来足有一米九，看样子不过三十，膀大腰圆还一脸横肉满脸胡子，两只大眼睛象熬了几天几宿没睡觉，血唻拉的红，就凭这长相，再加上刚才突然地一起，大老王本来就胆小，哪能不害怕。可是，害怕也得进去呀，

这屋里只有两张床，一张床空着。大老王就悄悄地把旅行袋放下坐在空床上。只听那黑大个瓮声瓮气地说：“刚下车？”

“嗯。”“洗洗脚，早点歇着吧。”大老王倒真想洗洗脚，早点歇着，可是现在屋里有这么个黑大个，他哪儿也不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连公款带大伙买东西的钱，整整有两千四百块。有两千块叫他老伴给缝在大裤衩子里了，还留出四百块零用的，就放在旅行袋里，他要一出去洗脚，这四百块钱怎么办？咳，不洗了，就这么倒下睡。

大老王坐了一天两宿的火车，早就困得全身跟鼻涕似的，这脑袋刚一沾枕头，眼皮就睁不开了。刚要睡过去，就听黑大个儿那边的床板“嘎吱嘎吱”直响，他还没睡。不行，他没睡我也不能睡呀。我要睡过去，这钱……想到这，他眼睛虽然闭着，可是这两只耳朵却支楞着。听着听着，就听那个黑大个儿下床了，而且悄悄地冲大老王走过来。大老王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现在黑大个儿就

站在他的床前，吓得大老王心怦怦直跳，紧紧地闭上嘴，大气不敢出。就听这黑大个儿站了一会儿，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嗯，还没睡着。”就又悄悄地溜回了他的床上。

这回大老王就更不敢睡了，眼皮也不粘了，心里光想着他要来动手，我该怎么办。他正这么想着，就听那黑大个儿又悄悄地过来了。大老王假装睡着了，均匀地喘着气。这黑大个儿站着听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还没睡熟。”磨身又回到自己床上躺下了。

这时候，大老王已经确定无疑这家伙想干什么了。于是，他两只手在被窝里，悄悄地把揣在裤衩里的两千块钱掏出来，加上原来就攥在手里的四百块钱，分成两半，一手攥着一千二百块钱，心想：我也不睡，我也不撒手，看你有啥法。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约摸到后半夜三点多钟了，这黑大个儿又起来了。这回他走到大老王床跟前站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悄悄地开开房门出去了，等了有半个钟头也没见他回来。大老王又发毛了，这小子去搞什么名堂？莫不是我掉进了贼窝！想到这儿，他也坐起来，两手攥着钱，悄悄地走到房门口，探头往外一瞅，只见那个黑大个儿穿着背心裤衩，在走廊里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转悠。四周静极了，没一点动静。大老王心想：这小子可能是没辙了，他紧张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下，便回来躺下了。这大老王毕竟是一天两宿没合眼了。这回又折腾了多半宿，说什么也支持不住了，躺下就真的睡过去了。

等他再一睁开眼睛，坏了，天早就大亮了。他先看左手，钱还在，再一看右手，完了！钱一张也没了。他“腾”地蹦起来，被窝、地下全都光溜溜的，再找那黑大个儿，只见床上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的，人早就没影了。这时候，大老王急得在屋里直打